

“夸父逐日”神话,向为人们津津乐道。现在很多文本解释这个神话时,把夸父说成是古代的一个巨人,他不知何因,与太阳竞走(赛跑),欲追上太阳,最后渴死在路上。不少人认为这个神话的意义在于表现与大自然斗争的初民精神,表现彼时人们追求光明、征服太阳、自然的愿望。这种解释从大的方面看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,但神话往往蕴涵初民的直观经验与实践活动,神话的想象、虚幻成分常常是附着于初民的直观经验与实践活动的。“夸父逐日”神话绝非初民发挥了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出的瑰奇故事,有人说“夸父逐日”是一曲力量与勇气的赞歌,但“与日竞走”,最后“渴死”的夸父,不可理喻,似也可被认为是不自量力并不聪明的鲁莽人物。我们认为,“夸父逐日”神话,是被人们误读了,我们理应对这个有名的神话作出新的诠释。

1 夸父:测日影、定季节的树“表”

“夸父逐日”神话出于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,其中有“夸父”死后“弃其杖,化为邓林”的内容,而“邓林”,或说即桃林,邓、桃音相近。《海外北经》说:“邓林在其东,二树木。”关于“二树木”,清代注释《山海经》的著名学者郝懿行说:“二树木,盖谓邓林二树而成林,言其大也。”可见“邓林”是由两棵树形成的,这是两棵特别巨大的树,这是很有意思的事。“夸父逐日”神话的内蕴,当与树有特定的联系,也就是说,其内涵与树和太阳所具有的某种关系及那时人们的相关认识有关。

我们认为“夸父逐日”神话的底蕴在于:原始先民通过观测特定的大树的生长、大树的阴影来观测太阳、掌握季节、制定历法。夸父的真实的、原始的身份很可能是大树,这个神话与其说是力量与勇敢的赞歌,毋宁说是智慧的赞歌,它表现了我们远祖的聪明才智。

对日影进行观测,从而确定时节、制定历法,对我们的先民说来,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。我们的先民早就认识到,寒暑的变化伴随着正午太阳位置的高低变化而来。夏季,树木、房屋投下的阴影很短;到了隆冬,影子则变得很长,投影的长短变化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,这启示了人们,在地上树立一根标杆,看它午时投影的长短变化来指示季节。就全年说,夏天的中午,太阳位置高,影子也短;冬天的太阳较低,中午的影子则较长。中午影子最长的那天是冬至,最短的那天即夏至,古代分别称为“日南至”和“日北至”,春分、秋分日的投影则介乎其中。测影的标木,则称“表”。在我国,至迟在殷商时期,人们就懂得用表来测日影定季节了。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曾指出:“在所有天文仪器中,最古老的是一种构造简单,直立在地上的杆子,至少在中国可说是如此”。用“表”来测定太阳位置,确定季节、方向,当有个发生、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,在远古时代,人们可能利用天然的“表”,如特定的高大的树木来观测日影的,甚至现代语言里还保存着“日出三竿”或“太阳上树了”之类的说法。

于是,各民族的神话中,就不乏特定的大树或“神树”与天上的日、月,与分别季节的历法密切相关的故事。如纳西族东巴经神话说,有一棵神树,叫“含英包达树”,远古时,上面的声音和下面的气交合,出现了一股白云和白风,白云白风交合,产生一滴白露,白露作变化,出现了“米利达吉海”,海中长出了“含英包达树”。这棵大树长出十二片叶,十二根枝杈,开出十二朵花,于是阴阳十二月由此产生,天地十二属由此产生。

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,“与日竞走”的夸父,在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与《列子·汤问》中都明明白白写的是“欲追日影”。夸父逐日不能理解成一个巨人与太阳赛跑。只要太阳在空中,树(表)下就会形成投影,随着太阳在空中位置的变化,树(表)的投影也发生变化,树(表)的投影与太阳的这种关系,被原始先民想象成“追日”、“逐日影”是很自然的。这恐怕就是“夸父逐日”神话的现实基础了。

“夸父逐日”神话中,有夸父“入日”或“欲追日影,逮之于禺谷”等记载。前者若理解成夸父逮住了太阳,进入太阳之中,则似乎不可理喻。后者若理解成夸父在日所入之地——禺谷把日影逮住,也显得离奇。如果是指太阳黄昏后落入“禺谷”,树影也随之消失,这样的事实,被先民用夸父逮日影于禺谷的神话语言来加以说明,那倒很有可能。

古人观测物之投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测定季节,因为季节的测定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。这个神话强调夸父的“入日”或“逮日影于禺谷”似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。它们很可能是先民惯用的象征语言,当是说经过夸父的努力,完成了季节的测定工作,也就是完成了历法的制定。可惜夸父神话中,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内容。我们认为,这很有可能是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对夸父神话没有完整记述所致,很有可能是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把夸父神话的尾巴截去了。

夸父逐日——曲智慧的凯歌

◆ 尹荣方

2 比较拉祜族的“扎鲁树”神话

将夸父神话与拉祜族的“扎鲁树”神话做一比较,可以对夸父神话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些。拉祜族的“扎鲁树”神话说:

(1) 过去,有九兄弟,住在大山里,九兄弟共同讨了一个叫波梭的媳妇,波梭吃苦耐劳,娶进门第二天,天刚亮她就去为九兄弟干活,从早忙到晚,做完这个活,又做那个活,她又饿又累,二哥还以为她在大哥处吃了饭,三哥又以为她一定在二哥那里吃饱了饭……四哥、五哥、六哥……人们只见她一天到晚来回不停地奔忙着,谁也没料到她还饿着肚子,没有关照一下她吃饭的事。

(2) 夕阳西下了,波梭也筋疲力尽了。她拉着一根芦苇秆还在忙着,走着走着,来到了木尼芒罗江畔,见到晶莹的江水,就一股劲地喝呀喝,一口气喝干半条江,倒下睡着了。

(3) 波梭一觉睡了三年,当她醒来时,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猫头鹰,她那拄着走路的芦苇秆在江边长成了一棵巨大的树,那树根粗枝壮,遮天蔽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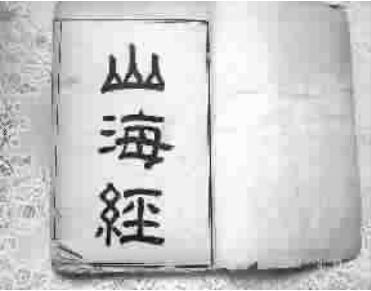
(4) 波梭所变的猫头鹰请竹鼠、松鼠、蜜蜂帮忙,按照分工,竹鼠窜进地底下去盘数大树的根;松鼠爬上树干清点大树有几个枝丫;蜜蜂飞上树尖去查看蔽日树究竟长着多少片叶子。不久它们向猫头鹰汇报,竹鼠说:大树总共有三十棵大根根;松鼠说:大树有十二岔大枝丫;蜜蜂说:大树上的叶子有三百六十片。

(5) 猫头鹰誓告天下人:人间不是没有天,世上不是没有日。我的朋友们告诉我,一年又十二月,一月有三十日,一年有三百六十天。你们如今见不到天,不知道有日,是因为这棵扎鲁树遮蔽了太阳,如果你们要想看到天日,重见光明,你们就要想办法来翻倒这棵扎鲁树。

这个“扎鲁树”神话在结构与内涵上与夸父逐日神话极为相似。首先,“扎鲁树”神话主人公波



▲《山海经》夸父逐日插图



▲《山海经》



▲ 刘华龙油画《不朽之逐·夸父追日》

梭从早忙到晚,不停地奔忙,正是“逐日”、“追日影”之意;其次,夸父喝干了河渭之水,波梭则一口气喝干了木尼芒罗江的半江之水;第三,波梭力竭而睡,一睡三年,变成了一只猫头鹰,她的芦苇拐杖变成了一棵巨树,夸父神话中,也有夸父所用之杖或他的尸首化为“邓林”的说法。

拉祜族的“扎鲁树”神话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,“扎鲁树”神话所隐含的文化内涵为:人们通过特定的大树(表),测出太阳的相对位置,于是制定出历法,分一年为十二个月,三百六十天,每个月为三十天,夸父神话的内涵,当也在历法的创制。

某棵大树与历法的制定联系在一起,这在神话传说中屡见不鲜。如哈尼族的《砍大树》说:许多年以前,地上长出了一棵神奇的大树,枝粗叶茂,遮天蔽日,使人分不清四季,不知道日月,庄稼无法生长。后来人们在神和动物的帮助下,终于砍倒了大树。倒下的大树共分十二枝,一枝上有三十片叶子,人们便按照这个数字划分日、月,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,一月分为三十天,这就是日、月的来历。传说树倒时,有一枝树尖挂在月亮上,这就是现在月亮里的娑罗树。

彝族神话里也有类似的“历树”或“年树”。《西南彝志·天文志》有云:“大帝策耿纪,一次开言道:耿纪来定年,年树十二棵;署府来定月,月石十二块……年树十二棵,表示十二年;一棵十二枝,表示十二月;一枝十二花,表示十二日;一花十二瓣,表示十二时,年月轮流转,日月相配合。”

前面我们已经指出,这样的“历法树”,在纳西族神话中,被称为“含英包达树”。



▲ 夸父逐日壁画

3 《山海经》的“噫鸣生岁十有二”

有意思的是,《山海经》中虽然没有人们从夸父所变之树获得历法的内容,却有“噫鸣”生十二岁的记载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说:“共工生后土,后土生噫鸣,噫鸣生岁十有二。”这个噫鸣,在同书《大荒西经》里写成“噫”:“黎(后土)下地是生噫,处于西极,以形日月星辰之行次。”已故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认为:

“噫鸣,盖时间之神也。古神话当谓噫鸣生十二岁或噫鸣生岁之十二月。”这个说法是不错的,噫鸣之生岁十有二,更有可能是指噫鸣制定了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历法。

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,时间之神噫鸣,与生“夸父”的“信”有一个共同的“父亲”即“后土”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成都载天,有人珥两黄蛇,把两黄蛇,名曰夸父。后土生信,信生夸父。夸父不量力……”作为噫鸣“父亲”的后土与作为信“父亲”的后土,古今学者多认为是一人,那么“噫鸣”与“信”很可能也是一个人,“噫鸣”是时间之神,制定了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历法,则“信”也当是时间之神,他生下了“夸父”,并通过夸父去“追日影”,以完成历法的制定。无疑,时间神噫鸣的存在,为我们解开夸父神话之谜,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夸父与扎鲁树神话中,教人甚难理解的还有喝江水的情节:波梭喝掉了半条江;夸父更为离奇,喝干了黄河与渭水,欲北饮大泽,终于渴死在半道上。我们以为,这样的神话情节,当是先民用神话语言表述的一种季节性的自然现象。夸父与波梭的真实身份都是掌管时间的时间之神,在先民的意识中,自然季节的变迁自然由时间之神所掌管。冬季是水位较低的季节,尤其是遇到干旱严重的冬天,江河水位骤然降到很低的水平是常见的现象。先民因不明白这种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,于是就想象成水是被主管季节时间的神喝掉了。

关于夸父的喝干河、渭后的死去,以及波梭喝干半江水后的沉睡,似乎也不是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。夸父是大桃树的化身,波梭则与扎鲁树有密切的联系。他们这样奇特的死,正是树木冬天“死亡”或“沉睡”(其实是冬眠)的喻指,也就是说树木都要经历在少水或无水的季节(冬季)“死亡”或“沉睡”的道路。

神话中的夸父是在饮干了河、渭后,因渴而死的,这里所喻示的可能是夸父完成测日影工作的时节。前面已经指出,古人树立“表”测日影,主要是为了确定至日,即夏至日与冬至日。而冬至日的测定,在古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,因为古代曾把冬至日作为一年的元日。冬至日确定了,则一年之时间长度也能确定,季节与月也更容易安排了。冬至日,古代称为“日南至”,日南至时,地面上树立之物的投影则向北,夸父“欲北饮大泽”的事实根据也许在这里,夸父是被人格化了的大树罢了。

论述到这里,我们可以明白夸父逐日神话的意蕴所在了。用“圭表”测日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它必有一个发生、发展、完善的过程。初始之时,人们当是用天然的表(高大的树等)来测天的,正如夸父逐日神话所反映的那样。通过树的投影来判定季节,甚至在解放后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如彝族民间犹能见到。判定季节、制定历法对农业社会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,而用“树”作为“圭表”的早期测天实践,的确是我们先民的智慧表现。而神话传承的对象常常是最具文化与历史意义的事件或创造,“夸父逐日”在初民时代是划时代的文化创造,它之被人们口口相传,也并不偶然,只是在传承的过程中,它的真实面目很大部分被掩盖了。

从夸父神话中“河、渭不足”的记载看,这个神话当产生于黄河、渭河平原一带。这一带原是周人的发祥地,也是殷人势力所达的地方。郝懿行注《山海经》时说,夸父山又叫秦山,在今河南灵宝县的东南,和陕西的太华山相连,山的北边有一座周围几百里宽广的树林,多为桃树,故名桃林,这就是古代有名的桃林寨。已故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认为,“这是较早的一种说法,较为可信。”相传周初的周公曾在洛邑东南约一百里的阳城(今河南登封告城镇)树立圭表测量冬至与夏至的日影,来定出一年的季节与长度,然则“夸父逐日”,很可能是殷周先民的原始的测日活动的记录,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。

► 夸父逐日雕塑